

The Application of “Six Books” Theory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Mi Cun

Yunn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300, China

Abstract

In voc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tudents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modern reading ability,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Understanding ancient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is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learning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In this context, discussing how to conduct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of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in vocational Chinese classroom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xplain ancient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in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As the earliest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analysis theory,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object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research. Pictographs, self-explanatory, associative compounds and phonogram, th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 types can guide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of many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content of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texts learned b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help of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teaching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cient Chinese words.

Keywords

vocational Chinese;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ritings in classical style; teaching

中职语文文言文教学中“六书”理论的运用

寸咪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中国·云南昆明 650300

摘要

中职语文教学中,发现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现代文阅读水平,但文言文阅读存在较大困难,而文言文学习中古汉语字词理解又是重点和难点,它对于文言文学习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如何中职语文课堂上进行更有效的文言文教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文言文中的古汉语字词该如何进行讲解”这一问题。最早的汉字结构分析理论——“六书”一直是汉字本体研究以及汉字相关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汉字结构类型可以指导教师进行许许多多的汉字教学。论文结合中职学生所学的古文篇目部分内容,剖析文言文教学中“六书”理论对于学生理解古汉语字词的帮助。

关键词

中职语文;“六书”;文言文;教学

1 “六书”理论

“六书”指的是古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造和用法,从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我们现在所说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种。

追根溯源,“六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只提到“六书”一词,并没有具体指出哪六书。关于“六书”具体的说明,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1]。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于用字之法。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可而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
-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作者简介】寸咪(1992-),女,白族,中国云南大理人,硕士,助教,从事语文教学研究。

2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

就国内的语文教学来说,中国专门的儿童识字教材书在周朝就已经存在,而后又有《三字经》《千字文》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启蒙书供儿童识字。从这些传统的识字教材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识字教育采取的是集中识字的形式,而所学的汉字大都跟道德教育和自然、社会知识的学习结合在一起,便于学生学而能用,且识字初期多用韵文形式,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也能带动学生的兴趣。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内的语文教育强调背诵,中国孩子学习语文都是从背诵开始的^[2]。到了现代,中国的语文教学有了发展,开始尝试随文识字,强调在情境中、在阅读实践中学习。同时,也开始在课堂上利用汉字的规律教学。

3 运用“六书”理论进行文言文教学

中职学生的语文教学中,由于学生自身已经具备基本的汉字量,现代文中字词阅读和理解难度不大。相反,文言文中字词的理解是学生学语文的一大拦路虎,原因在于文言文中出现的大量字词需要学生了解字源和本义,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疏通文意,而学生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嵌入这部分知识,帮助学生更轻松的学习文言文^[3]。论文结合中职学生所学的文言文篇目部分内容,剖析文言文教学中“六书”理论对于学生理解古汉语字词的帮助。

3.1 象形字

象形字在汉字的不断演变过程中,依然保持了最初的特点,而且象形字最早是以图画的形式展现,因此更加直观明白了。文言文词理解象形字并不难,但了解象形字的演变会引起学生对汉字的好奇心与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积极性。另外,象形字较强的构字能力,是学习其他几类汉字的敲门砖。对于学生而言,象形字除了要认识其本身的外,还应该了解这些象形字后来多数成为了偏旁,表示字的形符,代表了字的意义范围。因此教师在字词教学中融入了象形字后,应该循序渐进地给学生灌输这一意识。如“人”的作形符的字都与“人”等意义有关,作左偏旁时写作“亻”,像“亿、从、仁、作、件”等字;“心”的偏旁有“心”“忄”等,表示心理活动;“水”的偏旁有“氵”“汇、汗、汁、江”等字都与水流等义有关;“手”的偏旁有“扌”,表示手的动作、技能等;“山”的偏旁有“山”,从“山”的字都表山石、高大等义;“女”的偏旁有“女”,女字旁的字皆与妇女或者美好等意义有关;“火”的偏旁有“火”“灬”,从“火”的字都跟燃烧、火焰有关;“足”变成了偏旁“足”,足字旁的字表示腿脚的行动;“石”的偏旁有“石”,从“石”的字与山石有关;“口”的偏旁有“口”,从“口”的字表示嘴的动作或者像口的东西等^[4]。这些象形字演变为形旁的认知在学生后期的学习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3.2 指事字

与象形字相比,指事字更具有抽象性。象形字是“画”,主要用来表现静止的形象简单的事物;而指事字则更抽象。指事字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指事符号,指事造字法以象形字为基础,主要是在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形成新字。所以,当文言文中遇到指事字时,教师应该恰当地向学生说明由象形字加指事符号后构成指事字的过程,并简单讲解其中的联系和所要表达的意义,这样的教学既让学生理解了字词意义同时也便于让学生简单了解指事符。如从象形字“木”到“本”的讲解,课堂上,教师可以仔细给学生讲解将指事符加到“木”字里的方法和意义。如果在“木”字下方加较短的一横作为指事符,就变成“本”字,原意指树根。唐朝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一句中“本”就是指“草木的根”^[5]。授课过程中,教师若能给学生适当讲解“本”字的字源,学生学习会更直观,也能帮助记忆。

此外,利用指事字本身的特点通过字理形象地给学生讲解汉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下”字就是两道向下的弧加一道短横线形成,本义为地。荀子《劝学》“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中的“下”意为“下面”;韩愈《师说》“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矣”中的“下”则解释为“低于”。这些都是在本意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6]。因此,老师在讲解时应主要采取字理说明的方法进行精讲,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讲解,不应该在这一板块太多时间,以至于让学生走进误区。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多利用教具和多媒体手段,减少文言文词理解的枯燥感。指事字教学也可以像象形字一样适当借助多媒体,利用指事字的动态演示,并配以教师的字理讲解,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指事字。

3.3 会意字及其教学

在汉字大军中,会意字在数量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数量仅次于形声字。会意字都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表意符号组合而成的汉字。因此意符的教授在会意字教学中尤为重要。课堂上教师可以将会意字部件拆开,对个部件之间的联系作适当讲解,让学生掌握汉字的意义^[7]。另外会意字的特征也启示我们可以通过会意字进行意义解释来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就是释义。而具体教学法,根据释义的特点,我们可以分为直接讲解、动画和图画演示等方法。

指事字的教学方法同样适用于会意字,即直接进行字理讲解,教师对所学汉字作直观的解释说明。汉语中很多会意字的各个表意部分并不复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只需要将会意字的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向学生解释清楚,学生就能很快理解字的意义。

动作或者图画演示,这样的方法需借助教具,可以请学生参与,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讲解韩愈《师说》中“从师而教之”“吾从而师之”等句子时,句中的会意字“从”,教师就可以和学生互动,做两人一前一后走的动作,

来表现跟从的意义^[8]。又如“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中的“闻”字，它的古字形像一个人跪坐并用手附耳仔细听的样子，因此其本义是听到、听见。课堂上同样可以让学生模拟演示。演示法可以使学习者更加动态直观地了解汉字，动作演示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汉字的意义，还可以师生互动或者生生互动，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有利于老师和学生们感情的交流，还能让学生在“玩”中学会了汉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4 形声字

在汉字中，形声字是极其重要的一块，一是形声字数量庞大，学起来费时费力；二是形声字的使用频率很高，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其中形符表示这个字的“形”，即类属或者意义范畴；声符则表示这个字的“声”，即读音^[9]。因此同一意义范畴的形声字总会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偏旁或者部件，这些字规律性较强，这就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形声字学习方法，学生可以在归纳中记忆学习。基于形声字的规律性，教师也可以巧妙地在教学中对同类属的形声字进行对比，通过对比较学的方法加深记忆。

我们可以看出，以“人”为形旁的字有与人有关，形声字中，“人”多简化为偏旁“亻”；形旁“火”简化成偏旁“灬”或者“火”，以此作形旁的汉字大都与烧火的行为有关；“手”简化成偏旁“扌”，这类汉字都与手的动作有关；还有“心”演变为偏旁“心”、“忄”，表示跟心理有关的活动；“言”的偏旁“讠”，带该偏旁的字都与说话、言语相关；“口”的偏旁“口”，这类字与嘴的动作有关等等，还有“水、木、女”等，这些义符的造字能力都很强，表意功能也很明显，这些汉字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归类总结，并明白其意义，教学中可以进行类比学习，这样会事半功倍。但是像“讠(chuò)、糸(mi)、宀(mián)”这样的义符，教师就无需再从字源解释，这样只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只要让学生理解“讠、彡、宀”等偏旁所表达的意义范畴，明白它们都是很重要的汉字偏旁即可。

形声字教学应该以形旁和声旁为切入点，对形声字进行归类，培养学生理解汉字部件的能力。引导学生逐渐把握规律，认识汉字的系统性和理据性，这样，即使学生在文言

文阅读中遇到陌生的形声字，也能从形旁判断出该字的义类范畴，从声旁判断出其读音^[10]。因此，在学生的形声字汉字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教师就应当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归类，为更多的形声字教学打下基础。形声字的形旁大都是象形字，因此只需在他们所学的基础上扩展其他的生字即可。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使学生充分利用这类汉字自身的规律性，而且还会让他们懂得在学汉字同时如何去举一反三、学以致用。从而让学生能够在文言文阅读和自学中灵活运用形声字的规律性，快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和学习能力。当然达到这一步需要学生大量的古汉语字词积累，教师在课堂上就应该潜移默化地进行形声字规律性的输入^[11]。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对形声字的规律有初步的认识，以便他们在遇到不认识的形声字时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推测。在漫长的汉语学习过程中，有效掌握汉字的理据性，学生会从中获益良多。

4 结语

我们无法否认，在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汉字形体的演变、简化汉字等的原因，很多汉字的形、音、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四种造字法对其结构进行分析。但“六书”理论还是有其价值，正如论文所列举的形象、指事、会意、形声等字，汉字大家族中依然有很多字，可以运用“六书”对它们进行生动、有趣而且高效地教学。

参考文献

- [1] 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3]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 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
- [5] 谢飞东,聂晖.读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6] 刘珣.汉字说略[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 [7] 李大遂.简论偏旁和偏旁教学[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1):27-33.
- [8] 毛丽.“指事”造字法探究[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77-78.
- [9] 万业馨.从汉字研究到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4(2):40-48.
- [10] 彭瑞祥.汉字结构的统计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0(1):62-69.
- [11] 郑兴凤.现代汉语常用字教学中的四结合[J].绥化学院学报,2013(5):129-131.